

JEAN-MARC DECROP

不仅仅是收藏

访问Jean-Marc Decrop无疑是件趣事，因为他对中国当代艺术充沛的知识与深刻的了解让人仿佛在阅读一本佳作。仅仅将他定义为收藏家似乎有失公允，因其相对一般藏家，除了庞大而丰富的有形收藏之外，Decrop无形的知识收藏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本期《周末画报》对话Jean-Marc Decrop，看看这位以法国驻巴拉圭文化参赞开始职业生涯的法国人，如何与中国当代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撰文_Tsao Yidi 摄影_Alison Tan 编辑_唐凌洁 设计_airlia

对 Decrop的采访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在他与Rossi&Rossi的经营者Fabio Rossi合开在香港黄竹坑的Yallay画廊，另一部分在他位于香港湾仔区的家中。因较早介入中国当代艺术收藏，Decrop被称为“法国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第一人”，迄今为止，在他位于巴黎、布鲁塞尔、新加坡、北京、香港和广东的仓库中，共拥有一千余件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当代艺术，但也有东南亚、中东、印尼、巴基斯坦和非洲艺术。

坐在自己的画廊中，Decrop说道，他的收藏生活远远大于画廊经营。他原本并没有计划开办Yallay画廊，但Fabio Rossi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共用一个空间，轮流做展览，同时作为一名藏家，他希望与人们分享他喜欢的作品，需要一个空间来储存和展出收藏，同时也是了解和帮助推广艺术家的好方法。画廊举办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关于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的。“我们选择了20位艺术家，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他们与前辈的风格完全不同，不再写实，更具概念性，使用大量科技手段。他们经常去旅行，懂技术，资讯发达。他们也从前辈身上学到了要谨慎处理市场，价格上上升得越快，跌得也就越快，他们很清楚游戏规则。”

Decrop认为当代社会的科技进步对艺术影响巨大。“比如印象派的发展与摄影技术密不可分。再比如对色彩的科学研究、电影技术的发展等等，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不可避免地受到改变。如今，艺术家不可能对于互联网、图像处理技术毫无概念，这是一个新元素。另一方面，一些艺术家也将未来作为创作主题。所以，每个时期最棒的艺术家都对当时的时代精神有极高的敏感度，并将其表现出来。”比如他很欣赏的艺术家徐渠就是这个方面的典范。

对新趋势的敏感是Decrop最重要的特质。作为第一批中国波普艺术的十位推广者之一，他曾挖掘了

刘小东、曾梵志、张晓刚、余友涵等一系列重要艺术家。他最初来到亚洲，也将欧洲的艺术带了过来，有现代，有当代，在日本、韩国、台湾、印尼、新加坡都做过展览。在这期间，他意识到中国当代艺术潮流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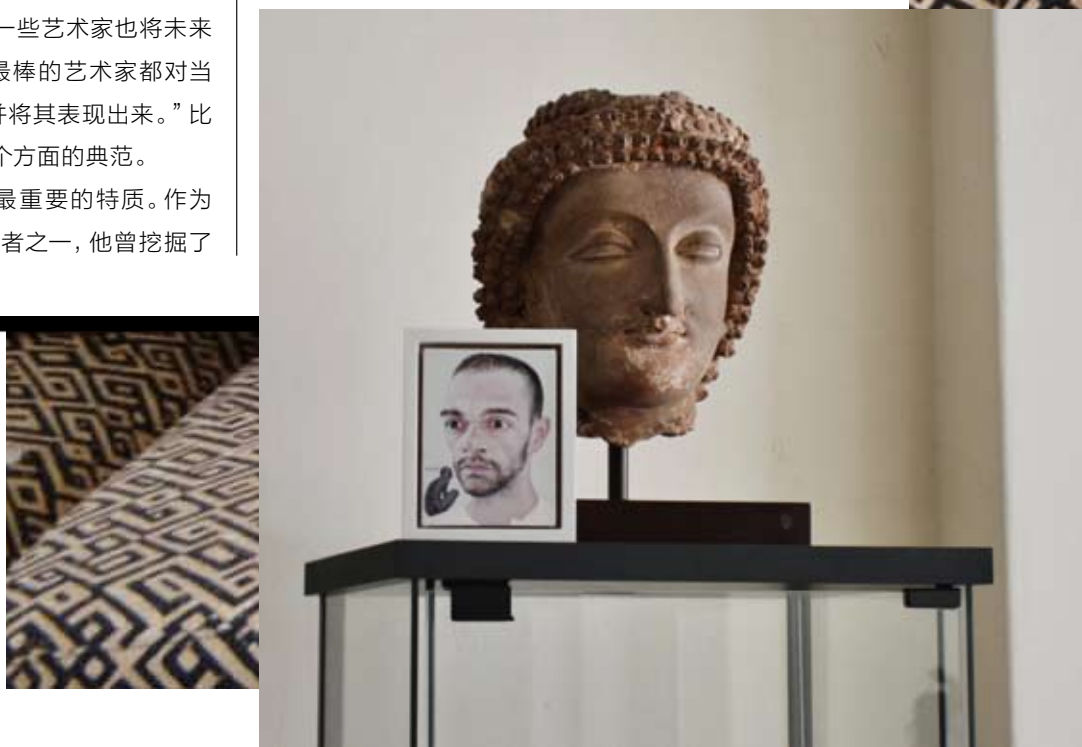
“当时是1993年，香港正展出栗宪庭和张颂仁策划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我感到十分着迷，从此开始收藏中国艺术。最初与张颂仁合作，拥有他在台湾画廊25%的股份。另外戴汉志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去年夏天在UCCA展出的《戴汉志：5000个名字》展览中便有我借出的作品。”

Decrop在巴黎经营画廊的时候，人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还不了解，他总共向26家美术馆出借过百余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从1999~2005年的这六年间，他每两个月就去一次中国，参观工作室，挑选作品，当时作品价格很便宜，他曾每年花费超过一百万美元购买作品。“当时去看曾梵志的作品，他的工作室很小，里面摆满了油画，甚至连厕所都没有，他只能用隔壁医院的洗手间。当时有幅他和他的狗的自画像，我很喜欢，但是他说想留给自己，不卖。但几个月后，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还有没有兴趣，因为他需要钱来印画册。所以我以六千美元的价格购入那幅作品，而 he 也可以用这笔钱来印画册、付房租、聘请助手等等。”

遗憾的是，那家巴黎画廊的经营状况不佳，销售数量并不多，所以Decrop当时其实是在给自己买作品。“比如说刘小东，我当时并不确定他的发展会是怎样



1. Kate Owen的雕塑作品(Carl Kostýál无法提供作品明细)
2. Alex Israel, 《无题》, 2011年, 亚克力、灰泥、木头和铝制边框, 122cmx61cm
3. Dan Colen, 《无题》, 2008年, 布面油画、带包装口香糖, 38.1cmx30.4cm (作品背面)
4. Klara Lidén, 《无题》, 2010年, 招贴海报、糊糊, 85cmx250cmx5cm
5. Dora Maurer, 《X No9》, 2013年, 布上丙烯、木板, 132cmx134cm





的。我在巴黎为他做了一场展览，展出了大概25件作品，可一件也没卖出去。但是通过这场展览，我意识到他绝对是个重要的艺术家，再加上当时艺术品通过中国海关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展览结束之后，我并没有把作品寄回中国，而是自己买下。当时的价格十分低，几千美元一件，但现在他的作品已经上千万。这也许是我的运气——因为展览卖不出去，所以我就自己留下来了。就好像大家说的那样，做画廊的人是通过那些卖不掉的作品赚钱。”

但Decrop也没掩饰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失望之情。因为2005年之后，中国艺术品价格飞涨但质量不升反降。现在跟中国艺术家打交道简直难于上青天。来自全世界的画廊都追捧中国艺术家，因为供不应求，艺术家们开始雇佣助手，导致作品质量也大不如前。这一切都令他失望不已。于是他开始决定转向印尼，随后是中东。

Decrop不断在“升级”他的收藏，“艺术收藏过程中，错误无法避免，所以我想要卖掉之前的一些收藏，留下几件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媚俗艺术，我觉得我现



1.Kate Owen的雕塑作品(Carl Kostyal无法提供作品明细) 2.Alex Israel,《无题》,2011年,亚克力、灰泥、木头和铝制边框,122cmx61cm 3.Dan Golen,《无题》,2008年,布面油画、带包装口香糖,38.1cmx30.4cm(作品背面) 4.Klara Lidén,《无题》,2010年,招贴海报、糨糊,85cmx250cmx5cm 5.Dora Maurer,《X No9》,2013年,布上丙烯、木板,132cmx134cm



在不会再买了。但是政治波普却不一样，因为它回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

Decrop买来的作品都挂在房子里。早上醒来的时候，喝着咖啡，看着画，很是享受。他坚信的一点是一定要了解艺术家本人，他们的创作环境、工作室、朋友圈、甚至生活方式。“当你决定信任一位艺术家的时候，你会想要收藏他/她的所有作品。例如郑国谷我大概有65件他的作品；刘小东大概有35件”，他说。但现在却变得更困难一些。在收藏的过程中，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越来越受欢迎，于是他们变得“更有策略性”，他们会说，“我不想有人手中有超过三件我的作品”。比如他很喜欢艺术家王光乐的作品，可是他已经拥有两件，所以艺术家就不想再买给他。现在收藏竞争很大，要得到想要的作品十分困难。

他偶尔会在网上购买熟悉的作品和艺术家，但也坦言对于那些新手藏家来说，网购并不那么容易。“比如

Artsy在艺博会开幕前一周会发来预览，如果我感兴趣的话就会预留这些作品。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再加上拍卖行大步进军一级市场，画廊体制在未来可能会很难生存。”

Decrop回顾过去二百年来艺术市场的中心迁移：由巴黎到伦敦，随后是纽约，现在则呈现多极化趋势。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新兴艺术市场便是香港和迪拜。“香港与北京、上海三个城市联手，很有赶超美国艺术市场的趋势。比如去年Artprice上的排名就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丰富长远的收藏传统将保证其艺术市场的潜力。迪拜所处的中东地区也是如此。这些年来，人们对收藏的兴趣大增、大量新博物馆开始运营，阿布扎比、贝鲁特等地的艺术博览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艺术家也十分出色。新兴的市场也为他们带来了不少保障。他们的文化、历史、传统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深厚底蕴。█

对话 Jean-Marc Decrop

MW = 《周末画报》

JD = Jean-Marc Decrop

MW: 你收藏的第一件作品是什么？你当时见到那幅作品的感受是什么？是什么让你做出收藏的决定？

JD: 那是我17岁的时候，收藏了一位法国艺术家的版画。而我收藏的第一件中国当代艺术，于1992年，购自张颂仁，是一幅张晓刚的大尺寸油画，画中是个黄色婴儿，有2米×1米5那么大。

当时张颂仁推出张晓刚的作品，并为他举办个展。我见到画中的人物的表现手法很令人感动。有很多人性的元素在其中。因为他的个人经历很坎坷，他的母亲有些精神疾病。我1999年的时候第一次将他的作品带到巴黎展出，当时有两件大尺寸油画，一张黄色、一张紫色。当时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但所有人都感到很感动。

MW: 你如何发掘新的艺术家？

JD: 经常去艺术博览会，当然也少不了参观画廊，跟策展人、画廊主、其他藏家们畅谈。也有艺术家之间相互介绍。这也是件很个人的事情，因为我的品味跟他人的可能不一样，所以要自己发掘。比如最开始接触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当时感兴趣的人并不多，大多是外国

人。我跟佳士得驻上海代表聊天的时候，跟他讲我收藏的作品，李山、刘小东等等，他当时就笑了，说这些都是给外国人看的，中国人不感兴趣。但这些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外国人很多都会讲中文，也在中国居住过一段时间，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戴汉志，就跟当时立体主义的情况类似，很多新兴艺术潮流的发掘者都不是本国人，但了解该国文化，他们更敏锐地察觉到其重要性。

MW: 你怎样清楚自己的品味以挑选作品？

JD: 我看一个艺术家的深度和广度。要懂得提要求，自己有个尺度，然后把艺术家在这个尺度上划分层次，比如说这个艺术家可能商业上会很成功，但永远进不了博物馆。即使在我的收藏之中，我也坚持这个衡量标准，将作品打分归类。当然你可能犯错误，但我认为清楚自己的标准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过就好像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会改变，我的观念也在改变。我越来越喜欢抽象、概念性的作品。我原来更喜欢视觉上令人愉悦的具象作品。现在更了解自己的品味之后，也更容易做决定。